

兵經新論

明廣昌揭暄子宣原著
邵陽蕭天石編論

興師第一

（註：每篇先新論，而後兵經原文，後仿此。爲醒目計新論諸低一格排）

昔者，善建者不拔，善兵者不武，善勝者不敗，善敗者不亡。惟自古以來，以道勝敵易，以戰勝敵難；以戰勝敵易，以不戰勝敵難；以不戰勝敵易，以無兵勝敵難；無兵勝敵易，使敵亦無兵難，使敵無兵易，使敵無兵而我無兵兼勝天下難；兼勝天下易，使天下亦無兵難；使天下無兵易，使天下無兵而我兼能使天下不爭難；使天下不爭易，無爲而使天下治，使天下化，使天下安難。是故聖人之得天下也，以不得爲得。之治天下也，以不治爲治。之戰天下也，以不戰爲戰。之勝天下也，以不勝爲勝。微乎神乎，乃天之道，萬古莫能知，莫能行，今茲則尤甚。故不可望於上退而求其下者，下者，民生於世，不可

以無國，國立於世，不可以無兵，兵爭於世，不可以無勝。惟見勝易，知勝難。而世之人，皆知其勝之勝，而莫知勝其所勝，知勝其所勝，而莫知恃其勝之所不勝而後勝。知恃其勝之所不勝而後勝，而莫知不勝之所以勝。得乎上者有道，得乎下者有術。道術兼得，其勝全矣。今之謀國者，知不可務全。故再退而謀諸其再下焉者：再下焉者，與國求勝，與民求勝，與兵求勝，與備求勝，與戰求勝，與友求勝，與敵求勝。先存諸己而後求諸人，所存諸己者可勝，而後求諸人之可敗，而不失其敗以保我之勝，此至道也。夫人生於世必有國，國立於世必有兵，兵備於世必有戰，戰爭於世，必有勝敗存亡。是故孫子曰：「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」。是故國之宣戰與帥必先校之以勝負之數；曰：元首孰賢，統帥孰能，天地孰得，主義孰行，組織孰嚴，政治孰明，資源孰厚，經濟孰富，支戰孰久，民心孰固，精神孰旺，思想孰一，外交孰善，與國孰多，幹部孰強，兵卒孰練，軍需孰豐，軍器孰精，士

氣孰盛，信心孰堅，法令孰行，賞罰孰明，文化孰優，教育孰良，科學孰高，工藝孰興，慮之又慮，校之又校，權衡輕重，以決戰和，戰有所得，亦有所損，損得再校，差數睹矣，戰和決矣。決之道，務求勝數在己而敗數在敵。戰端一起，則不問變阻如何，絕不可中途妥協。雖犧牲一切，亦非達最後勝利之目的不已。雖僅剩一兵一彈，亦須與土偕亡而不可苟生。苟生則死，苟存則亡，不可不察也。

子宣子論興曰：「凡莫師必分大勢之先後緩急以定事，酌彼己之情形利害以施法，總期於守己而制人，或嚴外以衛內，或固本以擴基，或翦羽以孤勢，或擒首以散餘，或攻強以震弱，或拒或交，或剿或撫，或圍或守，或遠或近，或兩者兼行，或專力一法。條而審之，參而酌之，決而定之，而又能委曲推行，遊移待變，則展戰而前，可大勝也。」。

任將第二

與師作戰，首重乎將。將得其人，則戰必勝，將不得其人，則戰必敗。古人云：「有不可戰之將，無不可戰之兵」。司馬法云：「凡勝三軍，一人勝」。故曰：戰勝在將，戰勝者，將勝也。是以與師貴選將，強兵必強將，欲勝敵軍，必先勝敵之將。將者，公誠忠信智仁勇嚴也。八者，天下之達德，將之本也。所以統之者一，一也者，禮也。禮者，天下之達道，八德之準衡也。禮者，理也，當也，宜也，易也，中庸也。道中庸也，天中庸也，地中庸也，人中庸也，事中庸也，時中庸也，物中庸也，法中庸也。不偏不倚，不重不輕，不前不後，不左不右，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世，用其中於國，用其中於民，用其中於政，用其中於軍，用其中於戰，恰合夫道與天地人事時物法之至中，而物其理，得其當，適其宜，和其易，施於萬類而皆準，無過或不及，而止於至善，行